

15

T 5422/7671.2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10 1941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IBRARY

日本書紀卷之十七

神道碑銘

資政大夫兼左大臣

太子少保

壬午十月十六日

太子少保

太子少保

太子少保

白榆集卷之十七

東海屠隆緯真著

神道碑銘

資政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進階榮祿大夫贈

太子少保謚恭定笠江潘公神道碑

萬曆壬午十月十六日都察院左都御史笠江潘公
卒於家明年癸未巡撫都御史郭公思極以訃聞
上震悼賜諭祭者二遣官營葬贈太子少保仍命詞
臣核公行實 賜謚恭定公三朝耆德生榮歿哀朝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白梅集 卷之十七
廷所以優禮褒嘉之者洵兩無負天下聞而豔之公
之子學憲君允哲方伯君允端將以十二月某日葬
公 賜塋陳涇之兆乃遣使持王廷尉元美所爲狀
而走數千里乞文於余豎之隊道以垂不朽夫公之
上伐鴻名永光竹素耆德懿行簡在 帝心良足不
朽顧安所事余言而余以景行余鄉之哲人敢載筆
從事按狀公諱恩字子仁別號笠江其先毘陵人元
季有添二公者避兵徙上海遂爲上海人添二公生
靜菴公肖孫肖孫生瑞原公麟仕爲所大使麟生默

軒公慶以公貴贈都察院左都御史默軒公性朴誠
好行陰德稱長者識者謂潘氏發祥之自實始于公
公有二子其季爲頤庵公奎以才仕爲項城尉課最
當遷自免歸蕭然林泉有高人氣韻頤庵公始娶于
趙蚤卒繼娶錢乃生公後用公貴封爲按察僉事錢
先逝贈宜人最後贈左都御史錢爲夫人而公復爲
趙請得贈如錢云公生而端凝穎異垂髫若成人稍
長授經應制科輒以才藻傾其儕輩而公顧讀書剖
析三才揚確千古闕皇王之畧究當世之務居然大

人器局雅不欲羣墨卿即弄柔翰以自畢其生平也
已嘉靖壬午公年二十七舉應天鄉試第九人明年
登進士甲科出知祁州先是州賦役頗不均公至爲
冊籍均額糧清弊實犁然稱平聽訟明允卽庭中信
信囂囂匿以求逞公徐而聽之蓋人人靡弗信其口
已徐而出一言剖之亦人人靡弗厭其心以治行高
等調禹州禹州有諸侯王悍不受約束旣聞公治祁
先聲心憚之稍稍斂戢而公顧以嚴自治而以寬平
治人其人乃大折服守藩臣禮又善節縮積貯屬歲

不登出所積賑黔首無饑者尋擢南京刑部員外郎
州民謳歌思公生而廟食以配鄭上卿公孫僑漢丞
相故潁川守黃霸語在州乘中居南都一歲以錢夫
人憂歸服滿補刑部員外郎時天下當鄉試執政者
議遣京朝郎出典其事公得河南所拔多知名若
少傅郭公朴尚書劉公自強魏公尚純侍郎喻公時
咸公所進至與公並貴而同聲遠廣西按察僉事提
督學政廣以西故密箐大藤壤其俗多椎不文公至
則躬先教化增益稅文而尤拳拳以士務華絕根爲

戒西人彬彬興起至今蘭臺石室九列百司諸賢時
有之遂與上國埒靖江王驕禁其國尉卒子弟毋得
充諸生有試者必以賄不則罪其父若兄公移文長
史司古立賢無方王柰何錮人於聖世而又以賄假
人失藩服奉公之義復爾先論劾長史王聞之懼乃
止而公嘗署按察篆有大猾得罪匿王官中公捕之
正法王滋銜之其後與御史監司競而上疏首証公
上為遣給事法曹緹騎勘其事王坐奪祿國臣以下
抵罪公亡所侵考最賜 誥進四川布政使司左叅

議分守川東西北三道所至督有司省刑薄賦察冤
理在蜀人至今德之遷山東按察副使巡視海道所
部登萊歲饑俗獮民逃枹鼓之聲不絕於徼公多方
設法安集流離禁戢跳梁海上間左始訢訢有樂生
之心會御史檄公監試事錄成進御時相釋憾于御
史者摘錄中語以為謗訕 詔逮御史及公時傳
上怒叵測公徐曰上明聖詎忍以口語殺人君威譬
之雷霆寧妄下擊人即下擊人寧可逃乎尋得赦謫
廣東河源典史道轉贛州府推官丁願庵公憂服除

福州府亡何轉南京太僕寺丞再轉南京禮部祠祭
郎中復爲江西按察司副使整飭贛州兵備兼分巡
嶺北道往來絕徼救寧軍民掃平峒蠻公伐爲多遷
浙江左參政分守杭嘉湖道方行部鹽官而島寇猝
至圍之數十匝時無見兵城中大恐公親督吏民晝
夜立矢石間畫戰禦之策賊知有備乃解圍去城賴
以完進雲南按察使未赴擢江西右布政使居亡何
遷浙江左布政使首革臧吏出納之弊郡邑來上賦
者無所苦亦不得因緣取羨竒又數佐其直指使者

禁斥貪墨以惠綏元元入覲與太宰御史大夫抗辯
賢否往往理直多虛懷從公事峻擢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巡撫河南下車問閭閻父老所疾苦與郡邑羣
牧有司不職狀恩行如春威行如秋風裁隱起微恭
王以左道蠱上其子庶人載掄益行恣睢多掠良
家子女充後宮侵奪民田所戕殺不辜無筭事聞下
公按治公與御史悉發其姦利不道事論廢徙皇
祖陵削其國秩盡奪占產還民其後伊庶人復橫公
又輒撲其燎原翦其羽翼伊竟得罪境內晏然遷刑

部右侍郎尋擢南京工部尚書通工平稅國課以充
而民不見朘削又督修 皇祖陵及 孝陵有功荷
上白金綵幣之錫召爲刑部尚書時都御史章公煥
論事名觸上諱詔下法曹將坐以誹謗公謂此偶然
人臣言事不慎洵有罪寧敢誹謗君父者巡撫雲南
都御史游公居敬將征東川夷調發兵食頗擾民而
與沐黔國有隙沐中之被逮將坐以擅興師激變公
謂游特行事不當物情耳師奉 明旨非擅興夷情
故狡叵測非激變二公雖竟遠戍得不死公之執法

明允不苛類若此改都察院左都御史益嶽嶽持大
體秉憲貞度不嚴而肅所條上箚臺綱剔吏弊蘇民
瘼前後二十餘事成中窳窳 上皆嘉納之以二品
滿三載上特遣中涓賜鈔緡羊酒予誥進階資政大
夫封二代錄一子入太學會大風霾自陳不允偕太
宰考察百僚一以公議當是時分宜尚在事廩不能
奪其操所黜陟幽明羣情帖服充廷試讀卷官屬方
伯君成進士爲刑部郎以材調禮部有言官撫其事
論太宰及公公復自陳 上念公春秋高優詔許致

仕而特爲太宰明所以遷方伯君意謂亡所私公旣
歸闔門謝事一以經史自娛著作日富詩自唐開元
大曆以上溯漢魏六朝文自昌黎四子而直追先秦
兩漢才必就格氣必根理泛濫百氏而要歸諸六經
公卽鴻鉅大人以勲烈顯而操觚之業若此雖號稱
雕龍名家者猶下之且雅善玄素之道鍊精絜修玄
牝日與羽客方士講五金八石蓋庶幾葛稚川陶都
水之流又得彭祖術神明視履老而不衰卽無論冲
舉事或可逍遙長年而大運告去以脾疾終嗚呼痛

其生蓋弘治丙辰之三月二十六日也享年八
十有七公爲人豐下廣顴眉目朗秀望而知其爲有
道貴人也生平魁磊侃直不善爲髣髴而儀度温温
了無峻厲色譬之大海長風下擊洪濤隱隱當其不
激平波萬里瀕洞混茫淺者蓋莫得而窺其量焉而
藏用韜光虛以游世以故歷中外涉夷險處大憖之
縱衡當權宰之簸弄而從容閑暇卒能以功名福德
自完難矣當其奔走劬勩經營天下數十年外罷筋
骨內耗心神見以爲用世之器及歸治菟裘撫雲壑

與抱朴尚玄之士日談性命而尊餘生卽出世之韻
又何翛遠哉乃知曩日之營營而無損者以虛故也
公至性孝友事願庵公及錢夫人備極情文生死無
憾逮其歸老而諸弟溫州君惠刑部君忠光祿君恕
相繼來歸年齒皆七十以上爲築四老堂于宅西大
備幽人之致日相扶携婆娑芳園嘉樹間而學憲方
伯及公少子都事允亮以休沐歸省侍公尊罍綵衣
金紫光照林壑鐘鼓簫管聲與山溜松篁相應以畢
人生之歡而極天倫之樂古香洛耆英乃聚一門嗟

乎詎不盛哉公念有餘田首捐以供墓祭歲時合族
而饗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有齊相晏子宋范文
正風自公之歸中丞臺御史臺無歲不薦公於朝上
老之特詔進公榮祿大夫今上之六年復詔有司具
幣餼存問時人榮之至是卒上所覃恩崇典鴻禮有
加弗替至謚曰恭定貌公一何肖也卽 聖天子之
知公深矣公始娶于包早卒贈宜人加贈夫人繼曹
氏封宜人加封夫人先公卒子男三長卽允哲陝西
提學副使娶王氏贈孺人加贈恭人繼項氏再封如

王次卽允端四川右布政使娶顧氏封安人加封宜
人次卽允亮南京後軍都督府都事先卒娶儲氏贈
孺人繼王氏封孺人咸以學術世其家女一受南寧
府通判瞿講聘而瑒俱曹夫人出孫男八雲驥國子
生娶孫氏雲樞官生娶楊氏雲龍國子生娶顧氏雲
夔國子生娶莫氏雲鳳國子生娶趙氏雲獻國子生
娶呂氏雲柯娶顧氏雲楚聘姚氏孫女六長適官生
陸彥楨次適國子生徐元普次適國子生艾大有次
適國子生喬拱宸次受王士驪聘次未字曾孫男二

嗣定聘王氏紹定向幼曾孫女四長適國子生顧元
起次受庠生吳玄聘而瑒次受喬一琦聘次未字所
著有易經輯義三卷詩經輯說七卷詩韻輯畧五卷
美芹錄二卷祁州志八卷笠江集若干卷行於時銘
曰高陵片石削成刺天太山喬嶽回絕綿延蔽虧莽
至杳無其端尺澤之水空碧下映觸而激之蕩漾靡
定茫茫大壑洪廓深靚濤混六合平則如鏡世有備
器固非常倫含光塞允不耀其神迫而復動霍然嶙
峴及其收之雷滅颺舉舞中乘林音協大品龍蛇其

德其用無涯出掉日月入闕雲霞卓爾瓌碩德音孔
嘉在易九三公之謂邪見而復潛疇測其遐勛業旣
了婚嫁亦畢五岳在胸三山在室默朝上帝夢遊崑
崙一朝長別形逝神存古也疇匹子房長源

明故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
書建極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簡豫所呂公

神道碑

文簡公以宿學名德受知 穆廟追今 上以仲年
嗣位遂采物望登三事維時寅亮之業焜雪茂明而

尺知幾乞身終始醇白爲一代完德鉅人實首推公
公姓呂名調陽字和卿號豫所其先楚興國之大冶
人洪武初遠祖文勝從軍天長徙桂林遂家焉曾大
父鑑娶于劉生綱卽公大父綱取隸軍伍始折節讀
書補郡弟子蚤世生子璋自號古愚子卽公父古愚
公束髮讀書才名藉甚僅用歲薦仕爲徐聞令有惠
政徐聞人至今尸祝之比居鄉與其配張太夫人莊
好行陰德鄉人慕義無窮而識者謂呂氏先兩公咸
以儁才天閔不甚暢融十其後宜大古愚公生二子

長應陽爲郡諸生卒次卽公公生有異徵蚤慧望而
知其國器生十九年嘉靖甲午舉于鄉庚戌賜及第
第二人授翰林編修癸亥稍遷國子司業乙丑擢春
坊諭德隆慶改元遷南京國子祭酒尋改國子祭酒
冬擢南京禮部侍郎戊辰改禮部侍郎 莊皇帝講帷
拳匕以彌成主德康乂生靈爲已任諷議凱切咸發
于至誠 穆廟每爲動容采納踰年改吏部尋以吏
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壬申今上初
卽位拜禮部尚書維時 穆皇升遐 冲聖嗣服廟

堂多大典禮公以淹博鴻儒在秩完重地所條上纖
鉅犁然悉稱 上旨物望旣乂屬公而上亦雅知公
端亮遂以公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參機務踰年進太
子太保甲戌修 穆廟實錄成加少保直武英殿尚
書如故丙子一品秩滿進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
書直建極殿時 上富于春秋聖資英朗孳孳嚮意
文孝講求治理公日在左右造邾陳謀敷裨天下大
計 上之初年吏修其職民安其業清和咸理夷夏
晏然公有勞焉 上亦待公持優兩手書榮褒多尚

方珍遺厚資中官存勞絡繹千家蓋自昔輔臣所未嘗蒙時江陵在首揆治尚操切號爲綜核其後漸絞如束濕中外稱不便而公獨用寬和長厚濟之江陵爲人陰刻鷲深擅行胸臆公知不可以口古爭徒用呶呶損國體無毛髮益乃陽示共和不輕爲異同而陰從其中調劑酌救然又慎密不洩中外莫知其所以調劑酌救者卽江陵亦不自覺第德公恂恂不悞伎有所計畫莫逆而已以故終公在事不顯與江陵開參商之釁而使天下陰蒙息肩之庥江陵之政雖

束濕乎而天下無事厥有繇哉其後江陵漸益多慙虓猛恂忿誣上行私公知終不可與共事度勢又竟莫能奪起而呶呶徒身名不完習而安焉他日疇分其咎者于是潛懷夫志而會公亦有足疾步微蹇乃上疏乞骸骨上方倚注公不許疏凡十上乃得請詔賜乘傳資以白金文綺令御醫侍藥使者護行歸道輿國與鄉賢士大夫吳大參國倫輩追往道故相與徜徉楚佳山川繫念桑梓裴徊一月乃去抵家而神益王闔門養重有古大臣常疏風居一年至冬十

二月公晨起猶對客如常亭午病忽作越三日爲庚辰元日公自起櫛沐坐正寢條然而逝訃聞上爲震悼輟朝一日詔禮官議卹典加渥將作起墳贈太保謚文簡廕一子中書舍人其始終眷遇如此公爲人內和外莊貌共心毅喜怒不形于色可否不形于口而深中了了析名理極幾微洞三才淹通澄湛卒辦大事此不可動而樸茂簡重尤喜澹泊雖都卿輔被蟒玉而蕭然芾布浮榮聲利眇不入其靈臺丹府江陵之際所處大難而公善調之卒之人我兩得

身名並完始陰有其勞而終以脫屣物外自非知幾有道鮮克臻此公先後立朝一同考官一副一主會試甄采識拔得士爲多三任成均正身端範埏埴俊髦蒸蒸興起有辟雍振鷺之風一奉命教習庶吉士士咸成令器爲主國楨洊登鼎鉉於穆哉懿德偉功永垂竹素西南間氣實始于公公天性至孝方起家史官迎古愚公暨太夫人就養京邸每尚食公親執匕箸張夫人進羹曲盡誠敬兩尊人夜寢偶中煤毒公從夢中心動若有人掖之而寤起視則兩尊人方

僵不能言公急沃以水乃甦人以為孝感公貴累贈
曾大父大父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
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妣皆贈一品夫人配張累封
一品夫人少傅滿廕一子中書舍人先是南部會單
恩廕一子入監讀書及卹廕凡三而長子興周舉進
士為祠部郎次興齊又以公歸之明年舉于鄉福德
綦隆延及胤嗣天之所以報施善人亦厚矣公生正
德丙子二月十八日卒萬曆庚辰正月一日年六十
有五子男四長卽祠部君興周次卽舉人興齊次興

文興武興周娶湖廣少參宋逢表女興齊娶太僕丞
秦致恭女興文聘封川令陶昶女興武聘吳大叅國
倫女女四人長適舉人毛如綸次適諸生蕭如菴次
適諸生常任次尚幼孫男一人嗣簡興周出聘延郡
丞屠炳言女銘曰和風卿雲泝氣清晶維公之表岱
嶽峻嶒溟渤澄泓維公之中濟若水火張若琴瑟習
而調之海宇以謚知幾引疾消搖崑巒令終維始身
名乃完羽葆鼓吹高墳峩峩懸諸日月公名不磨

墓誌銘

明故勅封劉安人墓誌銘

代作

余蓋與同邑太史張公元忬連姻太史有道霞爽人也歲辛未太史以廷試第一人官翰林之二年而喪其先大夫罔卿內山公又五年而安人劉又見背太史至性純孝泣血嘔心行道傷之乃自艸狀而乞銘于余余與太史生同邑屋復忝同心而又重之以女蘿之好余而不銘安人誰當銘者按狀安人姓劉氏處士東山翁曉之長女也處士爲人嚴重耿介不妄取與事後母及撫若弟以孝友聞安人自幼婉孌不

凡處士愛之載詢載卜以字內山公年十七歸焉婦道甚習當是時先大父封驗封公好義務施嘗日不給而處士家故饒安人歸奩具頗盛悉毀易以佐朝夕而身縞衣練裙有桓氏風內山公爲儒生以貧故終歲館于外安人獨持門戶力拮据滌滌上奉翁姑而下乳太史甚劬其後內山公既貴太史復列在近侍家浸浸用昌而安人儉素如故食必脫粟衣必重澣以無忘拮据滌滌時姑趙不祿時內山公方成進士小師一切含殮安人獨身任之巨細以禮摧毀欲

絕後歲伏臘念姑趙未嘗不嗚咽流涕見者爲之動容內山公以祠部郎入典制誥秩近清華而散局不事事安人處之怡然勸公任真推分而絕躁競之心已而再遷儀制時世宗皇帝英明多事數舉鴻典公以淹通夙儒仰贊大宗伯擘畫日不暇給而安人理家益務簡靜使公得一意講國家章程公之爲儀制最有聲則安人之內助有力焉久之公以臬副視學全楚遷江西叅政明年左遷雲南憲副奉命征武定叛酋出竒擣虛斬馘逐北還其俘虜遂定滇南以

功遷甘肅行太僕卿而忌者肆爲譟張文致公遂就逮太史扶掖倉皇治萬里裝時公以積勞被病安人涕泣慰公曰古勞臣烈士以功橫離冤抑若伏波將軍雲中守魏尚陳子公者不少暫被掩沕而其事卒明願公寬之忌者廉公罪狀無所得然猶坐廢公歸而築鏡波館湖上徜徉爲終焉計安人進賀公曰公勤渠中外憂讒蒙詬有年今日湖山落公手消搖雲霞是忌者所賜也明年辛未太史對公車及第待詔金馬門明年上書訟公冤有詔特原之人曰內山公

功高見枉不旋踵而其子遂大魁天下所以報也疇謂天道遠乎安人獨有憂色曰神理惡盈物戒多取兒盈而取多矣不持之將有後憂身逾益甘澹泊而日勉太史以立身報主又明年太史以星變草疏將上恐駭其父母匿不以聞從知而告之故安人自若曰兒蒙主上恩重義存捐糜吾復何憂已而疏入不報安人則垂涕謂太史曰汝父甫脫于風波老矣奈何復越位蹈不測以爲老父憂未幾而內山公卒安人號曰幸及其身見兒子成名而寃亦大白瞑矣其

識見不凡類如此癸未夏太史至自楚爲安人壽及秋病脾太史欲請告安人不可曰兒以國慶行而疾請邪且我自度無大恙奈何以王事將母太史猶遲回安人日促之不得已遂行抵虎林報疾劇馳歸三日不起矣安人生平奉竺乾教惟謹至是疾劇太史呼謂安人曰母嚮修西方一心不亂此正其時也安人頷之澄心定氣翛然而逝其不墮苦趣可知矣安人從內山公中外勞詭貴而能儉困而不對始終夷險一禀于大義絕不作人間世兒女子態可不謂賢明

白梅集 卷之五
蹕厲哉宜其薦生喆人爲有國之寶也太史胸中鴻
鉅先登稅壇而尤精于性命之學裋身服官矚然不
深是安人之教也安人生于正德丙子四月之五日
卒于萬曆癸未十二月之二十有五日生年六十有
八以內山公貴封安人子三人長即太史元忬娶王
氏封安人宜興縣丞大配女次元憬即庠生娶高氏
給事中鶴女次元恂娶沈氏貢士大綏女一適任子
趙淳卿御史大夫某子皆庶母陳出元忬所生孫二
長汝霖國子生娶朱氏少宗伯某之女次汝懋邑庠

生娶王氏庠生應禎女孫女一許聘范某黃州府知
府可奇仲子曾孫五燿芳燦芳炳芳熻芳汝霖所生
炯芳孫女二汝懋所生將以某月某日奉安人柩合
內山公葬于天柱山之官山嶼而余爲之銘曰賢哉
夫人從夫于官蒙詬弗怒遇榮弗驩盈而持之哲人
是觀勞臣弗庸龍蛇興悼闇翳必章明于天道煌煌
令子王瓚黃流揚鑿雲路獵纓九州世徵毋訓敬姜
其儔太史握節自楚歸壽堂上樂作進爵襍尙願無
還闕留侍左右母曰駢駢豈遑將毋造而疾劇中道

還奔屬續猶誠夙夜惟寅奉道天竺無廢人倫神爽
不亂遺垢離塵

吳孺人墓誌銘

吳孺人者余鄉張大司馬公次夫人公子邦侗孺愿
母也余受知司馬公童牙蓋余貌白皙文弱而神王
相者謂是清羸不揚而公竒之余文故跌宕主者按
劍而公知之每奏一篇泠然獨賞余爲人落落穆穆
遊于人外檢柙之士不附而公獨喜其踈揚難哉公
之卽世余抱國士之痛良深而又數從公子邦侗遊

邦侗爲人溫美如琳瑯蓋自其長君高才豪有氣而
邦侗與次君則以儒雅聞里中頌公諸子彬彬有王
謝門風公配陳夫人稱賢明而吳孺人又賢孺人之
先爲宋侍郎吳公矜父春山公業儒與司馬公爲布
衣交相驩孺人生而婉嫕不凡讀書差了大義春山
公愛之不輕字里中兒公旣貴求所以佐陳夫人蒸
嘗者聞春山公女賢而又以微時相歡故娶孺人上
以承事公及陳夫人而下和其諸姬甚得司馬公心
宦轍所至孺人亡不從閨門之教不嚴而肅比司馬

公歸老湖上主盟斯文士奉盤匱而進御者如雲公
傾身接引供具豐嘉多取給孺人咄嗟而辦公博大
爽豈好周故人賓客窮待公舉火者其衆孺人善推
曲體率不以煩公春山公早世遺兩孤子子孺人母
畜之迄以成立僮奴子指撫之咸有恩愛異母子一
如已子及邦侗稍長就外傳孺人則教之折節下士
以砥礪成名而又時時勸其慎交與所與賢豪長者
禮鄭重惟謹輕俊浮佻之夫雖及其門無爲通以故
邦侗文行踔厲清聲斐然孺人之教也孺人既病而

邦侗且從有司省試念孺人不欲行孺人曰生死命
也而母不死復何憂脫必死者而卽朝夕待牀第能
也乎賢如介推萊氏豈其有官若以先公之靈獲一
儻南國亦門祚之福也于是邦侗行就試畢急返返
則孺人捐館舍三日矣邦侗以母終不及含殮也爲
之呼天泣血不欲生者久之按孺人所處微難而能
使上下雍肅無間言以大人長者教其子絕不爲沽
沾兒女小仁旣病遣其子就試語明于生歿之際近
達矣所謂讀書而差了大義者耶此可與古敬姜樊

姬齊德周伯仁之母又何足爲孺人道哉孺人生一子卽邦侗郡諸生娶黃氏生孫男一子朝聘毛孫女一許楊生于嘉靖癸巳年正月十二日卒于萬曆壬午年八月十五日享年五十銘曰司馬名德孺人相之婉矣卷耳懷哉螽斯惟雍惟穆以倡諸姬淑歷中外相從馬筆高門華笈母以儉先縞衣練裙桓之佐宣賓厨豐腴口不食鮮舉火三百母有勞焉歿生大矣謂如朝露孺人曰嘻不戀不怖以備女史千載

明故錦衣菴泉栗公暨配安人劉氏合葬墓

誌銘

如飛公心蓋知道士非常人也年二十而娶安人劉氏良家女有婦德公兄晨以吏事留都下公與安人悉力間父若母甘毳家貧歲大饑與父出糴于真定道遇胙篋者弓矢相向欲掠其子母錢公曰此老人吾父吾所以走他郡負米者爲父爾吾轉溝壑無恨如老父何聲淚俱下盜愍而舍之去盜亦有人心哉乃公之孝實感之矣又歲大疫公大母及父及季弟俱病公與安人亦病猶力疾周旋湯藥無何大母父及季弟相繼卒公慷慨流涕曰天禍栗氏深矣吾家

世有陰德而神理奈何若此兄留京師所不滅栗氏者事在我于是又力疾拔血治三喪雖貼危中成禮井井比兄歸而窘甚會麥方熟公卽推所獲分給兄鄉里頌義焉歲丙辰以長子旺中貴奉母黃如京師乃入籍爲司隸校尉累功遷錦衣百戶錦衣自昔號金吾提騎俗尚豪貴相高多所睥睨公師儉德恂恂書生謙和下人不及于汰至白屋寒畯尤多德公者居恒庭訓諸子曰夫學者炬也人不學是冥坐不設炬一室之內俛俛焉余以貧而業農廢學然尤時時

不佞承乏南宮與栗孝廉可仕遊甚驩孝廉人倫之儻氣溫而行莊文辭藻蔚卓有時名卽諸昆弟彬彬咸玉璫黃流之品也歲甲申夏其父菴泉公卒于家可仕偕其兄太學君可學持余友董伯念所爲狀乞銘不佞不佞自與孝廉善都人士往往爲余口孝廉兄弟及其父菴泉公賢不置蓋菴泉公起田間教諸子興于文行敦龐個儻號長者諸子生而才而咸好義經財傾身下士士雲附焉以故栗氏之賢在燕趙間其著不佞旣交驩孝廉兄弟而又雅知栗公賢卽

義固當銘公按狀栗公諱昇字顯夫別號菴泉其先河間之任丘人公始移家京師公父字毋黃氏字之先德德之先林世農家淳朴至字始知向學習文公卽不廢農顧讀書好覽觀古傳記識往事間與人談今古娓娓率中窳策事成敗若指掌生平善善惡惡喜成人美而要歸于厚爲人長不逾中人而方面大耳眉目朗秀望之魁然幼時遇道士田間年可七十脩髯跣足神氣軒舉執公手曰君雖秉耒終非蓬蒿中人後十五年當富貴子孫賢而有顯者言訖徑去

考鏡古今乃者家幸弛于負擔諸子失時不學則孤豚飽爾于是諸子咸奮于學卽中貴旺亦讀書了大義明習國家典故在貂璫中雅有賢聲嘗爲朝廷司管鑰他璫因以爲利可至鉅萬而旺奉身潔已秋毫無所濡沫服公教也公天性寬仁好施安人及諸子體公意咸喜急人之難人以窮來歸所以給之者惟力是視有飢不能活者侍以舉火喪不能治者待以襄事或與人共利諸子爭爲推讓曰夫利者身外長物也寧能以阿堵故損吾居身之珍安人事姑黃

極孝安人以疾先卒黃痛幾絕曰家方貧困時若勤苦奉我一旦小康輒先舍我去我何用獨生爲聞者爲之酸鼻其得姑心如此萬曆癸酉黃亦尋卒公居喪毀瘠歸葬祖塋之旁戊寅公實授昭信校尉贈父如其官贈母黃氏安人公家旣稍起晚年益與客觴咏逍遙曰長安多大家戚里朱輪華轂吾家黔婁爾然方之負襁褓偃僂田間時天壤乎此之不足而日有盈心天道不予也令子孫必待我而衣食者我復何待邪而諸子故賢公不貽公憂壬午歲季子可仕

舉鄉試高等而後公愉快可知也踰年公以病伏枕數月卒卒之日神氣澄寧儵然而逝公其天性近道而了生歿者邪世人齷齪貧賤洿池其身委蕪無復丈夫子氣一旦得意不勝其矜詡之心汰而敗度何厭之有是兩失之者也公食貧好義困無怵心晚景知止盛無盈氣達哉處興衰之際宜其去來無碍動得儵然卽少時爲異人所物色豈偶哉不然胡其言之驗也公以安人歿後繼娶張氏張亦婉泚撫安人子如巳子曷不肅雍公刑小之化足多云公生正德

壬由二月十五日卒萬曆甲申三月十八日享年若干安人生正德癸酉九月三日卒隆慶戊辰八月二十五日享年若干丈夫子八長旺中貴提督孝陵次可學次可中國子生次可仕舉人次可任校尉俱安人出次可大可教可嘉俱側室李氏出女三人一適國子生王化民安人出先卒一張氏出一李氏出孫十人長逢春庠生次長春次芳春次陽春次萬春次榮春次同春次元春次際春次兆春孫女二人曾孫女一人將以其月某日合葬某山之陽而不佞爲

之銘曰懸鶉茹藿公之田間而耕而篋夫婦賓焉一箕其雨一犁其煙樵人牧吹上皇之年錦衣美食公之輦轂出有文馬入有華屋蒙上寵靈日懼以恐勉哉德議庶其止足晚節達生爲園徜徉惟賓惟朋以咏以觴以畢天年元和無傷何以方公鹿門襄陽

白榆集卷之十八

墓誌銘

明故御史蓮渠胡公墓誌銘

東海屠隆緯真著

不佞按往牒見古豪傑俠烈雄傀之致竊嘗疑之謂
文人好挫其筆端多侈說卽以往事索諸當世古今
人或不相及矣以不佞所聞于胡侍御此何讓古人
哉夫若此者當世實有之則何疑于往昔也按王山
人狀侍御胡公諱洵字原荆家近蓮蓉湖人稱爲蓮

渠先生世家無錫之胡家渡蓋自宋安定先生瑗有
子曰志正志正有子曰守權守權生于如臯遷無錫
其後又有遷烏程者故胡氏有烏程胡如臯胡無錫
胡實一宗也胡氏族繁號巨家然代多耆德隱田間
鮮起家貴仕者蓋始自侍御公矣公大父曰處士君
良珮父曰贈御史君觀咸以豪爽遊于酒人贈君年
未四十早世而伯兄及兄子亦以酒夭其天年公母
闕氏及伯姆趙氏嫂錢氏凡三娶以節聞諸持門戶
以待公闕孺人有力焉公八歲而孤幼聰穎頭顱秀異

識者知非凡兒有力而捷嘗戲緣楹登屋梁坐而誦
書闕孺人見之恐驚之墜伺門中既下笞而泣數之
曰未亡人所以不早從先君子地下者徒以兒故兒
無賴予安用生爲公大感悟持闕孺人泣曰兒自今
不奉母教誓所以報父者請歿乃折節讀書如成人
總角補學官弟子娶浦氏浦孺人有母亦寡依孺人
居諸寡婦朝夕盡須於闕孺人且每事求多焉闕孺
人所以慰藉諸寡者惟力是視而嘗乏絕公稍長恒
以教授自給與闕孺人茹荼蓼備至矣嘗一試南都

不第歸涉大江而誓曰丈夫子六尺而外無長物家
有四三寡嫠再來不取一第歸者有如江歸而益發
償修下帷之業嘉靖甲子應試道丹陽有光如流星
自馬首上燭天竟二日夜不滅公私心異之遂舉應
天鄉試明年登進士第當補令有詔開館選庶吉士
公不性曰吾曹取一官自効不得意寧爲車下勞薪
何必雕蟲而與其同年進士顧子某語合遂貫酒飲
都亭下不就選公得永豐令以行永豐巖邑民俗囂
好訟數起大獄大者隕命小者覆家連歲不解公至

則盡廉其狀以輕重本罪罪之多所平反而訟師姦
人悉置諸法訟以大省諸所弊畫動爲民垂久遠利
不事世俗小名務惠愛黔首而耻媚士大夫爲聲華
御史胥以嚴明時時發其姦利事吏不無少望而亦
以此免于監司久而顧更樂之裊身以廉卽秋毫不
擾細氓僚屬化焉時分宜籍沒產散旁邑鬻錢入官
他邑多私其上貨而以下者與民間取上直民大患
苦之公一無所私平直而鬻之他邑或累月不入官
錢公立辨郡守恠其速疑以他財奏旣得之乃歎服

曰吏廉其効如此哉有客邑中者衣冠頗恠號談性命而辯有口邑中從之遊者幾千人縉紳大夫亦往焉公佯爲過從察其狀有詐乃言于衆曰少正卯之流也宣聖而在兩觀之斧且至矣立驅之出境士大夫頗少公謂不好士無何旁郡下檄貌索大盜得之講所卽先談性命者于是從遊者耻之閉戶不出而邑中咸驚公先見目爲神君公令永豐七月而以闕孺人憂歸歸之日邑父老子弟號哭遮道至萬人有書生喪冠而手抱大豹皮覆棺上泣曰天乎西陵之

下北邙之上丘纍纍矣他人不死而死吾明府母以奪吾明府耶公在事旣凜冰蘖之操去而發所羨贖金修蔣孝子祠先是周是修死建文族黨坐戍頻年子孫征調不息公力白之臺使者免其軍籍蓋公爲政先忠孝大節如此服闋補選江以西諸官于朝者爭欲得公而安福時多貴人有力竟爲安福得之公之爲安福也諸拊循元元豈弟惠愛一視永豐而稍濟以機圓于是聲名益籍籍出永豐上而公顧自媿謂不如居永豐時敦龐尚實而不修世俗名居安

白梅集 卷之十八
福期年入覲至蕭然不能具橐裝抵京師徒手謁諸
貴人長者頗恠其簡已而知安福令實廉不能具橐
裝更大相推重之矣未幾召拜監察御史先是公與
山人王叔承善入覲還公與山人同舟而西臨別山
人握公手曰君行且內召非夕郎則臺御史爲天子
言官君素戇多口請努力爲前期男兒無爲死杖下
矣公笑而頷之居無何而公竟拜御史用直言去公
爲御史侃侃正色立臺中巡東城戚里豪右爲之蕭
然冷 上卽位疏論中貴人事交戟之內以目旣而

出按遼東會有天象示異乃止車輪無東而疏時
幾下於理時相論救公得削籍爲編民公旣叩闕下
謝而策一蹇驢出都門男婦老稚觀之千數門者中
官某以白罽披公背復以千緡錢挂顛首拂公髯曰
真丈夫吾爲公取酒以壯公行公歸貧無以爲家而
豪益甚又稍以酒自污生平慷慨樂赴人急難永豐
李生犯法京師同坐者十二人咸死公居臺中力爲
李生地得不死戍黔州黔州故惡地解戍者懼而自
縊李生度必不免公爲託御史按黔者挈以去而又

爲貸金錢也京邸比舍貢士某老而貧選滇南博士不能治行會公貸得金三十金不發封而盡畀之曰吾爲子治裝其人感泣去公爲諸生輒伉爽人有不平輒借身報仇同學張生者以徭與驛官構驛官辱張生會公過立擊驛官仆地諸驛奴以鎖鎖公公擊諸奴諸奴披靡竟牽驛官抵監司監司扶驛官數十而直張生然公卽外峭直而中實寬有度讎家某數阨公微時旣貴讎家惴惴不自保而公置弗問里中豪或橫啖公田廬其後以券歸公謝弗受居恆食貧

而好施周急出自天性又雅好賓客客時滿座上供具不給則或質一衣一器取酒脯而與客歌呼豪飲客以窮歸者不難以其身爲立致千金而已嘗貧有一技片善者必力爲遊揚以顯名當世事以此多歸之客日益進而家日益困凡欸遇賓客者多以質貸給一日與友人某期傾橐中治具而待之不至乃以欸他客席且狼籍而友人至探橐中有一錢乎無之則質其練裙酒家與客盡驩而罷人益笑而目之爲黔婁孟嘗云公好遊卽爲令嘗自乘一藍輦入武功

山采荔竟日忘歸入覲時同行者道失公則獨登匡廬香爐峰長嘯而觀瀑布北覲還與王山人下錢塘浮西湖訪桐君采藥處泊七里灘拜嚴光先生出偃王墓下登爛柯山倏然欲離塵度世矣既歸而遊道益廣足跡幾遍梁楚吳越間布袍方冠無識其爲故御史者登高陵險有濟勝之具每與客們高嶺峭壁離立獨竦衆方眩慄不持公輕身躍而上客自下觀之謂如排風騎氣將遂絕天門通帝座矣嘗道晉陵坐船首見兩白龍挂雲表水騰空上舟人咸震怖失

色而公登艫以兩手據舷橫身直出舟外仰而睇兩龍者久之衆乃驚服公矯矯神爽所善顧子亦儻焉有英雄槩嘗會于都下公飲顧子醉而驩劇顧豪有力伸一臂向公曰吾臂可立御史公躍而立臂觀者錯愕兩生豪聞天下公闊達有長者腹腸洞見底裏顧多材畧卽頽然自放而用世嘗周闔而不踈此兩人志操小不同嘗相得也公好面折人諸有司不法數被酒誦言之不無嗾者又樂爲人排難雪枉數解大獄鍾生者與公同應甲子鄉試而公有寒疾生割

白朴集 卷之十一 七
羶衣半覆公其後鍾生犯法公遍請于郡縣監司及
臺使者出之獻中越李生者爲里豪所持構其宗兩
丁輸作鉗徒垂斃公爲走越言于諸當事者竟直之
而馮生盛生見枉于郡縣公傷其寃立白之其白馮
生不知也白盛生盛生以四十金爲壽公却之曰吾
傷若寃爲解寧爲金也兩生家至今尸祝公公嘗負
公賦有司詰之或曰胡公貧有司曰胡公數解大獄
何爲貧曰胡公所造請非其至戚且友卽寃抑不平
者爾實未嘗私人一金待胡公而舉火者不下數十

家而胡公家嘗不足客至時時解衣貰酒何爲不貧
有司乃大驚詫入之閭閻長者而不飾行求名類如
此公初見放歸學士華公知公貧捐負郭田二頃餉
公公謝曰不佞卽貧無賴奈何以逐臣數口累長者
令江以西時士大夫問遺一無所受受桐實見情人
謂公實嗜桐實及公家居而牀上之桐實常滿嗟乎
此可以見公志操矣公平生務敦大節不立小行善
不自揚過不自掩先人後已雅不喜沾沾耳語卽閨
幃細瑣咸可語人如揭日月行逮其晚年益逃於酒

息機埋照示人以昏德至醉後聞天下大計悲歌慷慨多扼腕不平所幸愛姬其友一言出之無難色何其勇于徙義也歲戊寅冬暴寒公驕驕既典御袂而對客病幾委頓猶伏枕草縣大夫書救浦生浦生老母爲叩頭籲天乞公命公病良已飲如故既趙媪卒公爲之慟日者謂殮不利于公請避之公曰死生命也吾豈以畏忌傷吾猶子情竟視殮而病病竟卒是日乃有見公由惠山泉負杖逍遙吟而入黃公磻者殆神遊乎先是公與客過胡橋遇胡僧衣百結衣垂

八卦于胸而出梵字示公公推弗視曰吾事去矣視何爲僧笑而去卒之夕薪米盡絕至無舍金須臾會哭奠賻者充巷塞塗疇謂人心無至公哉嗟乎世有中庸之徒槃跽曲拳務託于謹厚一身而外毛髮不假至鄙細也而終身富貴壽考原荆以豁達之姿身兼數器忻然放于天壤而卒以濩落是庸人之所爲口實也天道如此爲善者奈何不懼然天之所以厚原荆者當自有在其微者不易言豪傑志士終不以此奪氣公才英敏讀書覽觀大義下筆輒屈其儕輩

所著有采真堂集若干卷行于世公生于嘉靖甲午十一月卒于萬曆己卯四月得年四十一有六婦卽浦孺人子二長允懷庠生娶沈氏次允協娶陸氏皆浦出女三一嫁鄭良輔一嫁孫繼祖一嫁曹祖鶴孫一某允懷出二孤將以是年某月日葬君蠡湖之桃花塢公友人王山人叔承王太學穉登以墓銘見屬兩君不博求當世之貴人鉅公而屬余小子余小子不佞顧恒好談士大夫美行俠節乃不辭而爲之銘銘曰於乎原荆六尺其形而志充八紘官不踰七品垂千秋名塊然蓬茨恒饑無營妻孥見嗔奔走豪英閭闔之下雷轟轟生無一銜死而哭滿城

明故肇慶府別駕忠齋徐公墓誌銘

徐氏其先出栢翳後世系遠莫可考在宋有節孝先生者以醇德懿行顯數傳而從宋南渡家長洲張陵至勝國時鶴臯公以訾雄吳中食指萬計公再遷甫里家世孝弟力田至曾祖南山公有氣操悉推遺產諸兄弟而獨身作勞顧念揚聲亢宗非經術不可乃令其次子西涯君當戶而以長子春塘君受博士易

有聲廩于縣官及諸從子並用經術起亦輒有聲而
咸困一第世傳種粟得糧種蘭得香卽徐氏諸子文
而不得一第者何其猶有待耶西涯君娶于趙舉一
子卽公幼有異質授以詩輒誦尤工儷語屬對如響
識者知爲遠器稟學春塘君爲文輒傾其流輩十八
補邑弟子益賜力文章闖入作者堂奧弼中彪外曰
神龍不貪于風雲凌虛蹈空非風雲不致諸父不取
此物吾當力取之而文譽日以籍甚學使者聞人公
銓試士得公文大竒之置第一無何以選貢入京聞

人公雅負人倫鑒一時所得日南木難如歸太僕有
光及公輩咸海內知名士明年遊太學士爭願從公
公爲講經譚枳間及當世之務靡不纏纏中窾雖匡
鼎解頤朱雲折角不能過也所至北面執弟子禮者
如雲多用公經術取貴顯去而公獨數竒婁屈有司
又相繼值父母憂歲癸酉服闋就試又報罷乃歎曰
弓能爲調而不能爲中中者非弓也劔能爲利而不
能爲割割者非劔也余安用爲造物咄顧天之所不
得困我者學耳于是益流覽六籍汎觀百氏文非先

秦西京不以辱墨卿居然大雅而又刻浮敦素爲時
醇儒彬彬質有其文比謁選天曹試文大奇少宰李
公默見而異之曰若抱才大爾爾者足籠罩多士而
俛而就此此何異于將補履也盍少需之公辭乃以
高第得端州司馬公爲人仁有度時吏治尚苛細率
急如絞繩以求當監司博精明之譽而公獨行愷悌
與吏民蕩滌煩苛持大體而已折獄尚矜恕平反不
取深文巧詆爲黔首附焉連攝大邑寬仁長者一如
倅郡時畏壘尸祝所至有之又好折節下部中逢掖

孝廉巖穴賢者嘉聲蔚起郡故雜獠枹鼓不絕是時
有酋長張快馬梁青宗者勇而阻險擾邊督府患之
檄公捕賊公設方畧誘至城下悉就擒時咸多公勞
而督府及治兵使者掩爲已有公曰小臣用勞大臣
用智今日之役非督府兵使者之伐而誰然由是益
厭薄浮名未幾遂自免歸橐中蕭然先是吳歲有倭
患所至焚燹而公甫里舊業火焉至是無以爲家乃
杖馬箠薄遊臨安樂臨安山水深秀則歎曰四大假
合九州浮沫苟容杖屨一坯即足何必吳門是吾桑

梓乎因家臨安以貧故不能得美田宅茅茨數椽蔽風雨下瘠一頃僅供伏臘吳中士大夫沾一命歸輒能以訾自潤而公寒如故誇者至舉公爲戒亦以此高公清德復念二親喪未入土因求得葬地西湖上之曰吉身間行冠中奉二親喪葬湖上而公益冲然快愉日籜冠布袍逍遙虎跑天竺之間課其二子治舉子業相繼賓澤宮才名益藉藉稱吳二俊人曰徐端州名不稱才官不酬伐殆疑天道夫茲二俊者所以報也公亦曰先君子以此物遺吾不取而復以遺

後人是在孺子矣公旣徜徉湖山完其天真居恆康強無恙年幾七十而視聽不衰一旦病指瘦漸至不起而二子竟先後取科第如公言云爲人頽而長身少負耿介不與俗諧老而返于恬憺守素履貞見者興出世之想好義周貧出自天性以困來投者卽傾囊給之未嘗以乏爲解宗有未亾人生而養之死爲之歛德其世父之教則爲立主祀焉其內行淳備薦厚人倫如此公諱某字直言號忠齋生弘治乙丑六月一日卒以萬曆甲戌二月七日享年七十娶褚氏

繼姚氏水氏生三子長桐鄉貢士娶包氏繼顧氏褚
出次桂甲戌進士出爲袁州理娶金氏次榘娶丁氏
女一適饒一經俱水出孫男五行忠聘盛氏行遠聘
孫氏行簡未聘爲桐出卿麟聘馮氏卿鳳未聘爲桂
出孫女三長適盛應魁早歿次適丁芬爲桐出次尚
幼爲榘出公之伯子桐及仲子桂等將以某年月日
奉公及其母夫人合葬桂乃自爲狀而請銘不佞某
不佞某與仲子爲同年兄弟以文行相砥最厚善不
及事公而及銘公是某志也又庸詎敢以鄙庸辭乃
爲之銘銘曰操舟無風力田無年有文不登有勞莫
宣泊以遊世爲雌爲玄玉輝于山珠媚于淵西冷之
上擎衣僊僊或拾海月或攬湖煙含光葆真而排冥
筌嗟哉先生畸于人而侔于天

張孺人墓誌銘

海上張子所敬長輿爲人清真有竒才不佞雅聞之
以故從汝陰單車東也東輒向人起居張子乃張子
雅不欲爲陽鱗其見不佞也最後而其執禮最其不
佞媿不敢當而心愈益好張子一日手其所自爲母

氏張孺人狀而乞銘不佞不佞守土吏所夕惟簿牘
錐刀之是理而假理墨卿爲以與亾者謀及地下也
張子固請不已又以其才故于是不辭而爲之按狀
孺人姓陶氏故光祿署正陶翁之孫太學古峰君之
女而鴻臚張公之配也孺人生有女德陶翁謂太學
君女也佳母輕字凡兒者而太學君嘗與鴻臚公父
永城公同受經大父城南先生知鴻臚公秀美歸白
陶翁而永城公雅慕孺人賢遂委禽焉年十八歸鴻
臚公是時城南先生以貢爲弋陽王傅而永城公舉

孝廉高等鴻臚公方向學孺人輒規之勤于是公學
益奮無間寒暑丙夜篝燈公把卷郎郎而孺人以女
紅侍罷甚孺人起焚香進茗稍佐以名理乃公則冷
然獨暢忘其罷矣會督學使者選公爲博士弟子聲
藉藉起而孺人所以贊公學者不衰家世儒素食貧
孺人荆布力作一如鴻妻晝操井日夜登機杼不自
休又時脫簪珥以佐緩急弗以累永城公父子也其
後城南先生下世永城公仕爲歸德之永城令而孺
人之肩家政益劬勞日夜拮据家稍以裕會島夷內

訖海上騷然孺人携其小弱越在荒野盡喪其積貯而歸德復有師尚詔之難永城公守陴厲士日立矢石間無何島夷數失利去師賊就禽而永城公且挂冠歸孺人勞其姑趙孺人曰亂離如此得相見足矣遑恤其他永城公之歸也蕭然物外好奕而逃于酒酒人奕客常滿孺人日潔釀脯佐驩客卽卒臨咄嗟而辨永城公嘗詫曰吾家有一婦勝成都八百桑使吾日與客婆娑坐隱者新婦之力也及永城公見背孺人事趙媪尤薦食飲必親趙孺素患眩時仆於地

孺人臥起與俱旣老病痢不能起小遺牀第間婢子掩鼻而孺人常手拭除之無難色永城公旣卒族羣不逞者爭譁鴻臚公冀染指所有公微不堪孺人力勸公忍祭何以阿堵與鼯鼠輩競旦夕之命人給之產產罄而譁者亦止于是里中咸服孺人賢明逮鴻臚公拜官京師孺人以不習舟止不北而鴻臚公夕之亦不樂居交戟之下遺書孺人曰東方先生下與侏儒齒日乞米長安奈此編貝何卽割大官臠肉繫獨誰遺也吾夢在五湖之旁天孺人持書泣謂諸子

曰若父束髮學皇甫玄晏耽于六籍晚效相如以貴
爲郎今則如曼倩生日乞長安米有才無命安用胸
中萬卷爲吾最後且勸乃公師張季膺青雲之業是
在小子而諸子若長輿之少也才的然物華國寶深
山大澤實生龍蛇庶幾天道邪而孺人且復奄忽朝
露也嗟乎茲尚可致詰哉孺人事永城公趙媪至孝
事其父太學君母陳如事其翁姑事鴻臚公順而肅
撫諸子慈而嚴待姻族厚而有禮御諸婢子僮奴整
而有恩蓋無弗人人誦孺人賢其最難能者秉詩人

樛木之德視他姬如女視他姬子如已子此又去世
俗賢婦遠矣孺人生于嘉靖二年癸未之正月十六
日卒于萬曆八年庚辰六月之初壬享年五十有八
子四人長所敬邑庠生娶商城主簿唐公女次所蘊
娶温州通判潘公女次所効所存俱幼他姬出女二
人一適大名府通判王公子玉潤一字封光祿監事
趙公子一準孫男三重光重啓重隆幼孫女三長適
禮部郎中王公孫拱極二幼銘曰薑桂性辛蘭之性
也馨曷習而辛曷習而馨是謂孺人孺人之賢則經

興史調經史是學而躬是履有子長與蔚蔚斐斐夫
惟大雅文質相底嗟非是母不生是子

北嶽侯公暨原孺人合葬墓誌銘

某年月日不佞同年真州長侯君以其從父公所爲
尊公北嶽先生暨原孺人狀乞不佞銘不佞少業雕
蟲及作吏漂轉吳楚間風塵牛馬學植荒矣侯君爲
尊公不朽圖則胡不博求天下之文章鉅家其以屬
不佞也身有朝菌之年而欲爲人謀金石之固謬甚
哉抑侯君其嗜芟之癖邪癖而成之不佞則覩矣夫

自傳龜襲紫鐘鳴鼎食之家多侈口述誤纍纍而彼
就藪澤處間曠爲山谷之夫其制行能貫金石微風
化者顧恆弗得當鴻鉅一備紀載此世錄以多譽墓之
信史也蔡中郎居嘗謂生平所誤墓碑惟郭有道足
無媿色不佞於北嶽先生亦云先生諱一位字宗正
別號北嶽少治詩弱冠爲學官弟子員學使者最其
文錄之廩食聲藉甚人言先生博一第若操券而取
之已而輒試輒不售人又爲先生惋忼數竒乃先生
謂所力學者人而所獲雋與否者天利鈍得失泊如

也先生氣度冲粹言笑不妄矩矱自將若畫地而蹈者居恆拊膺歎曰獨行不媿影獨寢不媿衾非吾人居身拱璧邪書屏几以見志居喪則坐苦讀禮哀毀如孺慕侍母病爲調藥餌進七筋昕夕不去側舅弟雁次者凡十一人先生友愛無少間貲財弗以入私橐出分則自業其薄者撫幼弟逾加矜恤課之學曰此與吾子奚殊矣于是里中無不稱先生其孝友若天性者然與人交坦中無町畦人人以爲先生親已然至面刺人過不少貸能改卽相與驩甚不復念迺

知先生蓋有意非故讎也讀書則上下數千百年抵掌而談六合之務若懸河貫珠聞者忘倦其爲文務簡奧不作浮語又好遊四方賢豪其所從皆丈人長者行一時有名聲之士先生卽弗自表樹垂功名竹素然潛居默靜伏其身而不見何忝喆士之幽趣雅人之遠圖哉且以令子能其官天子下書寵其幽壤不食報于身而食報于子孫足不死矣古高門大第金紫奕奕者或豐于穠華乏于德義一時炎鑠千秋淒涼惟含貞抱素之人傳焉鹿門谷口氣韻遠矣

先生既躬幽素之標而又以其文行昌大後人至侯
君與其從父咸以經行起家揚聲振藻而諸所展錯
逡巡佩服一遵繩墨歸于德義與世所稱炎鑠淒涼
者相距不啻千里高陵大澤上蒸雲霞下產龍蛇其
北嶽先生之謂邪又先生娶原氏繼何氏原孺人外
彌內縫茹荼履葛相先生惟謹以故得成先生高人
謂先生多得其助先生上世居潁上沿而徙祀北之
焦刺村凡若干世業農至先生始業舉子家言後世
子孫振振焉鵲起也蓋開侯氏世者實錄先生始祖

從義生欽欽生仲良仲良生興興生璽璽以恩例爲
壽官璽生鐸鐸以長子爲鴻臚登仕郎贈如其官再
傳而及北嶽先生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原生某
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先生舉丈夫子二長卽應徵舉
丁卯再舉丁丑進士受室張氏次應科府庠生受室
李氏女二人字庠生徐獻金繼何尚幼張氏舉男孫
三人承芳繼芳紹芳李氏舉孫男一人仲芳云銘曰
長松之下千人來蔭龍子之宮厥維巨浸峩峩侯公
德曰朗陵一世再世雲蔚霞蒸乃有淑媛從公于隱

侃母鴻妻令德夙稟賢矣茂罕有聲奕奕鼎鉉台司
始于銅墨孰酬之桴應孰迅之矢激所華匪文所永
匪石其翁與媪之德

明故正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侯公墓誌銘

封疆之臣爲 天子捍衛邊圉牧寧黔首匪獨其智
計深長擅安攘之畧卽其親冒矢石蒙犯 霜露類以
七尺之軀而爲 國家出死力非苟而已也文墨之
士往往好持勞臣短長而議其後若魏尚李牧古今

同慨試令持文墨議論者當其處而爲若所爲而止
寧止懼計畧不効全軀保妻子之念又或移之 朝
廷緩急安所倚辦矣若今少司馬侯公所謂 國家
勞臣者非邪按狀侯公諱東萊字道宗號掖川先生
山東掖縣人公爲人魁磊少有大志自諸生治博士
家言卽慨然以古英雄竒功茂烈自負不欲守空文
爲翦翦而已嘉靖丙午舉于鄉英成成進士授行人
司行人以才改南京浙江道監察御史累上封事語
多切直陞浙江嘉興府知府嘉興俗故浮奢公以惻

幅治之椎雕爲樸風爲一變氏以不佻擢陝西按察
司副使備兵潼關尋改山西井陘兵備公兩轉咸在
西陲遂益留神邊事講黃石素書甚習以內艱歸服
除陝西西寧兵備陞苑馬寺卿歷陝西布政司參政
兼按察司僉事備兵定邊西事旣益習風猷卓然陞
河南按察使威惠並宣有神明聲轉陝西左右轄陞
應天府尹未至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甘肅地
方時嘉峪西海諸虜渙無部落而西寧涼莊各橫擾
邊部臣請于甘鎮外境置夷廠以甘州洪水扁多口

合西海丙鬼輩以莊浪岔口合松山賓鬼輩爲互市
甘肅地險民貧虜心無厭公以恩威彈壓之雖狡悍
臣酋若黃台吉者公徂籠之市法遂垂永久又以部
議四鎮間修長垣二千里捍蔽中外疏湖塘千頃歲
省額不下萬石公實宵行蓐食成之又創明海許三
灣草溝井大營四堡以備非常其甫開市甘肅議虜
入馬而受中國所與番茶虜之利益與番合也公曰
朝廷以茶制番之命而顧以其柄授虜乎使使說
已之虜先以一隊嘗瓦刺而日夜誘之戰必甘心焉

有如瓦刺破則虜驕驕則并廷于我不勝則無所宣其忿心而以我爲後局皆非我之利公遣人說虜曰攻瓦刺非便奈何冒險行數千里而逢攻人一以不利退何所投足乎虜氣乃折虜旣不得逞于瓦刺則以土魯番爲事而以哈密爲之地走使者出嘉峪關圖以中國要之公曰關門所以限羗虜奈何示以形則沿師沮之套虜實倚酋爲重不欲酋東乃酋亦無東意酋不東西事未已則以鎖南堅參爲餌鎖南堅參者烏思藏法王子酋所謂佛也酋俗最敬事佛公

以計致鎖南堅參自以其意諭酋遂東而虜謀益解于是乃布以恩信召台吉以下厚犒之宣示 朝廷威德虜畏且悅咸羅拜誓不復爲邊患而西人始有息肩期是役也虜以四十萬甲頓之門庭震撼飄忽疾于風雨岌乎危哉公不動聲色神運密謀虜踉蹌奔走而入吾穀中雖有衆無所用之西人高枕遺數十年之安厥功亦雄偉矣哉 主上亦深知公功其所眷注率多異數遷少司馬三遷公俸七錫金幣誥封二代三廕公子功高賞隆兩無負哉西事旣寧公

乃乞身 天子念公久勞疆場特允公歸逸老公歸而日與故人賓客杯酒爲驪或入山訪異人理芝朮逍遙矣會吳其子過哀病作遂不起公之治邊陲則竟而治山林則不竟命也抑豈出入經營數十年未免罷且耗邪公愛室李氏封淑人男一人世恩任子先公亡女二人長適姜憲副子諸生梅次適徐圖舉萬曆癸未進士世恩娶方參議女生二男永昌永顯永昌亦以恩爲任子銘曰爲虎爲罷公之在西爲蛟爲龍公之歸東西事勩勩而公甚康東歸方暇公則長謝蓬萊我我公之家山海風颯颯遊其間

白榆集卷之十八終

白梅集

卷之十

十一





